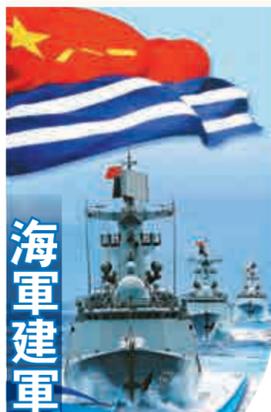


海軍建軍66周年之三



水下尖兵

「潛水員準備，入水！」張恆銀背負深水重潛裝具跨出一步，從數米高的碼頭上躍入水中，擴音器中傳來粗重的呼吸，水下畫面被實時傳送到監視器。他所在的機動救撈中隊，隸屬北海艦隊海上防險救生支隊。這支歷史超過半個世紀的「水下尖兵」，隨著各種先進水下裝備的服役，開始具備全海域應急救援能力。
大公報記者 賈磊

鑄防險救生鐵軍

新型援潛救生船、深潛救生艇、機動型救生鐘、觀察型遙控潛器、側掃聲納、高頻合成孔徑聲納……「這些裝備從來沒見過！」救撈中隊老隊長湯東征曾參與打撈「阿波丸」、救出被困水下5晝夜的船員等任務，創下多項紀錄。老一代潛水員依靠笨重的潛水裝具，憑着「黨員下頭水」、「以命換命」的意志一次次完成水下作業、救出生命。
潛水是世界最危險的職業之一。湯東征說，長期從事潛水，可能患上的職業病就達十幾種。上浮過快造成的減壓病是對所有潛水者的最大威脅。
「水下作業多是單兵行動，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和戰友手中的『生命繩』、『兄弟繩』。」張恆銀說。海底流、漩渦、各種障礙隨時可能奪走潛水員的生命。
作為海軍首支防險救生支隊，擔負全海軍全海域應急救援使命，兼負援救平民及其他多樣化的任務。支隊加緊構建「大深度、中遠海、多樣化」的防險救生體系，加快提升全海域多平台一體化援潛救生能力。

平戰一致箭在弦上

今年1月，張恆銀和其他3名潛水員在31個大氣壓的高壓艙內鏖戰16個晝夜，創造了飽和潛水系統320米飽和潛水和1330.2米巡潛的全國新紀錄，為今後大深度飽和潛水作業能力積累了經驗，「對解決更大深度援潛救生最後一公里的難題具有重大意義。」支隊長劉傑說。
當天氣惡劣其他船隻回港避風時，一旦出現險

情，防救部隊仍然要衝向風浪。支隊多艘艦艇年出海平均200多天，在碼頭上常年保持三級戰鬥出航狀態。機動救撈中隊始終保持一支應急搶險分隊24小時待命。

「其他部隊是『弓』，有戰備等級轉進時間拉弓搭箭，防救部隊是『弩』，始終要在上膛狀態，一觸即發。」劉傑說。支隊擔負全海軍全海域應急救援使命，兼負援救平民及其他多樣化的任務。

2014年APEC會議水下安保，支隊官兵對雁棲湖、頤和園等數百萬平方米水域進行探摸，實現水下安全「零隱患」。2014年12月，正在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的支隊長與島船，連續一周多為馬累供水，用中國海軍的「遠水」緩解了馬爾代夫的燃眉之「渴」。

救援手段由單一到體系

支隊配備目前中國唯一一艘新型深潛救生艇，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潛水器之一，已完成包括核潛艇在內的中國海軍所有型號潛艇實艇對接。在去年一次演練中，從水下一次性轉移艇員8人。

「支隊正在完成由淺水向深藍、由近海向遠洋、由轄區保障向跨轄區保障、由單一向體系轉變。」支隊政委劉長敏說，目前已經具備氮氣潛水作業、打撈沉船和深水搜索、觀察、探測能力，成為海軍乃至全軍的海上防救勁旅。



飽和深潛試驗中，潛水員離開潛水鐘進入海底巡潛 資料圖片



布放新型救生艇 資料圖片

準備入水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



機動型救生鐘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



解放軍首支航空救生分隊 資料圖片

磨礪遠海救援尖刀

2014年5月，美國空軍傘降救援隊飛行上萬公里，在太平洋上完成對遇險中國船員的救援，在爭分奪秒的海上救援中體現了大航程、靈活機動的優勢。此前的2013年8月，解放軍首支航空救生分隊組建。

隨着海軍職能和範圍的拓展，僅靠艦船很難保證救援時效和成功率，航空救生能將人員、裝備和物資快速、準確投放至失事海域，並將失事艦船的動態信息傳輸至岸基指揮所和後續支援兵力，特別在中遠海救援行動中，發揮尖刀的作用。

「我們要做的就是海上建立基本生存條件，延續生命，再等待後續救援，將人員轉運至更大平台上救治。」分隊長韓春告訴大公報。傘降救援一般分為投送、救護和撤離等階段。由固定翼飛機投送人員和物資，先投放衝鋒舟、橡皮艇，救生員再下水，將落水人員帶到船上進行初步救治。

各國航空救生培訓周期較長。韓春以美軍傘降救援隊為例，救援範圍不限海上，

也包括陸地。除傘降、潛水、水面救生等基礎科目外，簡單的外科手術在內的戰傷救護也是必修課。

2014年，分隊進行了為期三個月陸上跳傘訓練，平均每隊員跳傘50餘次，從克服恐懼到熟悉跳傘基本程序，從牽引開傘到自主開傘，基本掌握了陸上跳傘技能。韓春稱，今年計劃開始海上跳傘訓練。

分隊成員來自潛水、帆纜、機電等不同專業，韓春本人是潛水員出身，這段經歷幫助他克服跳傘初期的心理恐懼。對於其他隊員，除了堅持訓練、相互鼓勵和心理疏導，還有機動救撈中隊的傳統教育影響，「邁不出機艙就意味着訓練完成不了，實戰中就不能救人，下面可能是老百姓，可能是戰友，必須跳下去。」

韓春坦言，「我們希望擔負的任務越少越好，因為一旦有任務就意味艦船可能遭受損失。生命受到威脅。」

1989年出生的張恆銀在別人眼裡還像個大男孩，卻已是中國海軍潛水員中的錚錚硬漢。在今年初330米飽和潛水試驗中，他深潛至330.2米最大深度，打破了全國飽和潛水紀錄。但令他印象最難忘的一次行動，是在海拔4862米「生命禁區」的救援。

2012年11月，北京地質研究所3名地質調查隊員在青海沱沱河鎮以西190多公里的碗豆湖作業時失蹤。海軍應邀派遣北海艦隊水下應急救撈隊趕赴事發地。這是中國海軍首次赴海拔4000米以上高原寒區執行冰下搜救任務。

為找黑匣 雙手探海底

特寫

北海艦隊某基地動務防救船大隊組建於1955年，是中國海軍第一支防險救生部隊。從組建時的138名官兵、4艘30噸港灣潛水工作船，到現在擔負援潛救生、沉船打撈、遠洋拖帶等多項使命，這支部隊先後完成劉家峽水庫堵漏、珍寶島冰下打撈前蘇軍坦克、打撈「阿波丸」號沉船、神舟系列飛船發射保障等數百項任務。

潛水員周忠河是大隊下轄潛水分隊的「三傑」之一。在一次重大試驗任務中，某訓練器沉入74米深海底，遠遠超出當時常規潛水裝具60米的極限深度，如果不能及時打撈，獲得精確試驗數據，會直接延長該型裝備的戰鬥力生成周期。但大幅度超極限水下作業，極有可能導致潛水員中樞神經受傷甚至肺部撕裂。

周忠河冒着生命危險，在水下工作20多分鐘找到訓練器位置。經過3個多小時、9站減壓出水後，他的體溫只有35度，處於半休克狀態。在水下為保持頭腦清醒，他咬破了自己的舌頭和嘴唇，而這次任務創下了中國海軍常規潛水裝具下潛深度最大等3項紀錄。

一次飛機失事，周忠河與戰友24小時三班倒，連續在海上工作11個晝夜，用雙手一寸寸摸遍了那片海底，最終找到了「黑匣子」。回到岸上時，周忠河和戰友的雙手已是傷痕累累。

「我們的成功都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，完成任務的時候人家都不說再見，不想再看到你。」周忠河說，「儘管我們裝備不是最先進、人數不是最多，不過一個部隊靠的是作風和傳承，是從第一代官兵就注入血脈的，所以我們完成任務沒有問題。」

並列搜索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



環太軍演顯軍人本色

第一次背着幾十公斤的裝具下到六七米深的水池，倪磊當時想「天啊，原來潛水員是這樣」。如今作為東海艦隊某防救船大隊機動救撈中隊的骨幹，他對各種水下作業遊刃有餘，去年曾代表中國海軍在環太軍演中與美澳同行交流。

倪磊說，水下完全靠感覺判斷方向、靠手摸，新潛水員半小時在原地打轉很正常。東海島礁多、海流複雜，剛下水就會被推很遠，呼吸管拽都拽不住，「沒有良好的身體、清醒的頭腦、扎實的潛水技能沒法在這裡工作。」

2010年，倪磊和其他3名潛水員創造了480米模擬飽和潛水試驗的亞洲紀錄。在模擬、麵包被壓到像一團死麵的加壓艙內，倪磊和戰友在480米深度停留了31小時，除了對抗高壓神經綜合症，還要完成一系列穿扣子、踩單車等人體工效學試驗。「這證明在不同深度的作業，中國潛水員都能勝任。」

去年環太平洋軍演，大隊派出10名潛水員與美國和澳洲軍隊潛水員交流。「首次接觸美方也不知道中國潛水員什麼素質，像培訓新兵一樣，讓我們從輕潛水開始，到戴頭盔的重型裝備，按照美軍要求去做，合格後再一起到海上探摸沉船、模擬飛機墜海後的打撈。」倪磊認為作業流程上美軍更細緻，這些經驗也被帶回來完善自己。

「美軍從指揮員到潛水員服從意識非常強。」30歲出頭的倪磊軍銜相當於美軍軍士長，同一角色在美軍通常超過40歲，但能力讓他很佩服。「他們至少在4個不同單位呆過、每個地方不超過3年，還有海外駐軍2年以上的經歷才有資格去考。這些軍士長精通指揮，一個人可以指揮3名潛水員。」

潛水員沿冰縫潛入冰下探摸 資料圖片



救援在生命禁區

張恆銀和戰友們在78小時內，輾轉西寧、格爾木、崑崙山、可可西里近4000公里抵達現場。

潛水員的高原反應比常人更強烈，最多時一天吃8片止痛片也不管用，藥理反應嚴重得吃不下飯。
挑戰不僅是缺氧。當氣溫低至零下30度，把手機放在裝備車上，拿下來屏幕就被凍裂。隊員靠腋下體溫保持設備溫度，最終用聲納鎖定了失蹤人員的位置，又花了很長時間鑿出冰洞。

張恆銀下水時，短短十幾分鐘就無法支撐，「感覺潛水服把脖子勒越越緊，喘不上

氣。當時以為自己上不了，最後被戰友們拖上岸，吸了好長時間氧氣才緩過來。」平時被稱為「張三瘋」的他心有餘悸。

潛水員有個傳統，因潛水臍帶具有呼吸、通訊、測量功能，必須掌握在最親密的人手中。「溫度實在太低了，過一會兒就要拿熱水用毛巾捂着管，不能讓呼吸管凍住。」張恆銀的搭檔李威說，潛水員之間的感情「比兄弟、夫妻都親」。

就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，潛水員們輪流下水，最終成功將失蹤的藏族地質隊員完瑪東智的遺體從冰層下撈起，並打破了世界最高海拔潛水救援紀錄。

穿戴深水重潛裝具的張恆銀 大公報記者賈磊攝

